



^ 21
2667
3



不想來到這裏你緣何不回東京去也來到這裏金老道
恩人在上自從得恩人救了老漢尋得一輛車子本欲要
回東京去又怕這厮趕來亦無恩人在彼搭救因此不上
東京去隨路望北來撞見一箇京師古鄰來這裏做買賣
就帶老漢父子兩口兒到這裏虧殺了他就與老漢女兒
做媒結交此間一箇大財主趙員外養做外宅衣食豐足
皆出于恩人我女兒常常對他孤老說提轄大恩那箇員
外也愛刺鎗使棒常說道怎地得恩人相會一面也好想
念如何能勾得見且請恩人到家過幾日却再商議○再○一○句○語○情○深○至魯提
轄便和金老行不得半里到門首只見老兒揭起簾子叫

道我兒大恩人在此那女孩兒濃妝艷飾從裏面出來請
魯達居中坐了插燭也似拜了六拜說道若非恩人垂救
怎能勾有今日魯達看那女子時另是一般丰韻比前不
同但見

金釵斜插掩映烏雲翠袖巧裁輕籠瑞雪櫻桃口淺暈
微紅春筍手半舒嫩玉纖腰嫵娜綠羅裙微露金蓮素
體輕盈紅綉襖偏宜玉體臉堆三月嬌花眉掃初春嫩
柳香肌撲簌瑤臺月翠鬢籠鬆楚岫雲

那女子拜罷便請魯提轄道恩人上樓去請坐魯達道不
須生受酒家便要去金老便道恩人既到這裏如何肯放

教你便去老兒接了桿棒包裹請到樓上坐定老兒分付道我兒陪侍恩人坐坐我去安排飯來魯達道不消多事隨分便好老兒道提轄恩念殺身難報量些粗食薄味何足挂齒女子留住魯達在樓上坐地金老下來叫了家中新討的小廚分付那箇姬嬭一面燒着火老兒和這小廚上街來買了些鮮魚嫩雞釀鵝肥鮓時新果子之類歸來一面開酒收拾菜蔬都早擺下搬上樓來春臺上放下三箇盞子三雙筯鋪下菜蔬果子喫飯等物姬嬭將銀酒壺盪上酒來女父二人輪番把盞金老倒地便拜魯提轄道老人家如何恁地下禮折殺俺也金老說道恩人聽稟前日老漢初到這裏馬箇紅紙牌兒旦夕一炷香父女兩箇兀自拜哩今日恩人親身到此如何不拜魯達道却也難得你這片心三人慢慢地飲酒將及天晚只聽得樓下打將起來魯提轄開窗看時只見樓下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口裡都叫拿將下來人叢裡一箇人騎在馬上口裡大喝道休教走了這賊魯達見不是頭拿起凳子從樓上打將下來金老連忙搖手叫道都不要動手那老兒捨下樓去直至那騎馬的官人身邊說了幾句言語那官人笑將起來便喝散了那二三十人各自去了那官人下馬入到裡面老兒請下魯提轄來那官人撲翻身便拜道聞名

女父二
拜法亦
要顧得

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義士提轄受禮魯達便問那金老道這官人是誰素不相識緣何便拜酒家老見道這個便是我兒的官人趙員外却纔只道老漢引甚麼郎君子弟在樓上喫酒因此引莊客來厮打老漢說知方纔喝散了魯達道原來如此怪員外不得趙員外再請魯提轄上樓坐定金老重整杯盤再備酒食相待趙員外讓魯達上首坐地魯達道酒家怎敢員外道聊表相敬之禮小子多聞提轄如此豪傑今日天賜相見實為萬幸魯達道酒家是箇粗鹵漢子又犯了該死的罪過若蒙員外不棄貧賤結為相識但有用酒家處便與你去趙員外大喜動問打死鄭屠一事說些閒話較量些鎗法喫了半夜酒各自歇

魯達
始假斯

下次日天明趙員外道此處恐不穩便可請提轄到敝莊住幾時魯達問道貴莊在何處員外道離此間十里多路地名七寶村便是魯達道最好員外先使人去莊上叫牽兩疋馬來未及晌午馬已到來員外便請魯提轄上馬叫莊客擔了行李魯達相辭了金老父女二人和趙員外上了馬兩箇並馬行程於路說些閒話投七寶村來不多時早到莊前下馬趙員外携住魯達的手直至草堂上分賓而坐一面叫殺羊置酒相待晚間收拾客房安歇次日又備酒食管待魯達道員外錯愛酒家如何報答趙員外便

老字字
義便近
出家消
息非妄
下者

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如何言報答之事？話休絮煩。魯達自此之後，在這趙員外莊上住了五七日。忽一日兩箇正在書院裡閒坐說話，只見金老急急奔來，莊上逕到書院裡，見了趙員外，并魯提轄，見没人，便對魯達道：「恩人不是老漢心多，為是恩人前日老漢請在樓上喫酒，員外誤聽人報，引領莊客來關了街坊，後却散予人，都有些疑心，說開去。昨日有三四箇做公的來，鄰舍街坊打聽得緊，只怕要來村裡緝捕。恩人倘或有些疎失，如之奈何？」魯達道：「恁地時，酒家自去便了。」趙員外道：「若是留提轄在此，誠恐有些山高水低，教提轄恁張若不留提轄來，許多面皮都不好看。趙某却有箇道理，教提轄萬無一失，足可安身避難。只怕提轄不肯。魯達道：「酒家是箇該死的人，但得一處安身，便不做甚麼。」不肯。趙員外道：「若如此，最好離此間三十餘里有座山，喚做五臺山，山上有一箇文殊院，原是文殊菩薩道場，寺裡有五七百僧人，為頭智真長老是我弟兄。我祖上曾捨錢在寺裡，是本寺的施主。檀越我曾許下剃度一僧，在寺裡已買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只不曾有箇心腹之人了。這條願心，如是提轄肯時，一應費用都是趙某備辦。委實肯落髮做和尚麼？」魯達尋思：「如今便要去時，那里投逩人不如就了這條路罷。」便道：「既蒙員外做主，洒

家情愿做了和尚專靠員外照管當時說定了連夜收拾衣服盤纏段正禮物排擔了次日早起來叫莊客挑了兩箇取路望五臺山來辰牌已後早到那山下魯提轄看那五臺山時果然好座大山但見

雲遮峰頂日轉山腰嵯峨彷彿接天關翠嶺參差侵漢表岩前花木舞春風暗吐清香洞口藤蘿披宿雨倒懸嫩線飛雲瀑布銀河影浸月光寒峭壁蒼松鐵角鈴搖龍尾動山根雄峙三千界巒勢高擎幾萬年

趙員外與魯提轄兩乘轎子擡上山來一面使莊客前去通報到得寺前早有寺中都寺監寺出來迎接兩箇下了轎子去山門外亭子上坐定寺內智真長老得知引着首座侍者出山門外來迎接趙員外和魯達向前施禮真長老打了問訊說道施主遠出、不易趙員外答道有些小事特來上刹相免真長老便道且請員外方丈喫茶趙員外前行魯達跟在背後看那文殊寺果然是好座大刹但見山門侵翠嶺佛殿接青雲鐘樓與月窟相連經閣共峰巒對立香積厨通一泓泉水衆僧寮納四面烟霞老僧方丈斗牛邊禪客經堂雲霧裡白面猿時時獻果將怪石敲嚮木魚黃斑鹿日日啣花向寶殿供養金佛七層寶塔接丹霄千古聖僧來大刹

當時真長老請趙員外并魯達到方丈長老邀員外向客
席而坐魯達便去下首坐在禪椅上員外叫魯達附耳低
言你來這裏出家如何便對長老坐地魯達道洒家不省
得起身立在員外肩下面前首座維那侍者監寺都寺知
客書記依次排立東西兩班莊客把轎子安頓了一齊搬
將盒子入方丈來擺在面前長老道何故又將禮物來寺
中多有相續檀越處趙員外道些小薄禮何足稱謝道人
行童收拾去了趙員外起身道一事啓堂頭大和尚趙某
舊有一條願心許剃一僧在上剃度牒詞簿都已有了到
今不曾剃得今有這箇表弟姓魯是關西軍漢出身因見

舊林
情事

塵世艱辛情愿棄俗出家萬望長老收錄慈悲慈悲看趙
某薄面披剃為僧一應所用小子自當準備煩望長老玉
成幸甚長老見說答道這箇事緣是光輝老僧山門容易
容易且請拜茶只見行童托出茶來茶罷收了盞托真長
老便喚首座維那商議剃度這人分付監寺都寺安排齋
食只見首座與眾僧自去商議道這箇人不似出家的模
樣一雙眼却恁兇險眾僧道知客你去邀請客人坐地我
們與長老計較知客出來請趙員外魯達到客館裡坐地
首座眾僧稟長老說道却纔這箇要出家的人形容醜惡
貌相兇頑不可剃度他恐久後累及山門長老道他是趙

凡人只為
柔曲二字
壞了心地
惟剛直是
道場中

員外檀越的兄弟如何撇得他的面皮你等眾人且休疑
心待我看一看焚起一炷信香長老上禪椅盤膝而坐口
誦咒語入定去了一炷香過却好回來對眾僧說道只顧
剃度他此人上應天星心地剛直雖然時下兇頑命中駁
雜久後却得清淨正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可記吾言勿
得推阻首座道長老只是護短我等只得從他不諫不是
諫他不從便了長老叫備齋食請趙員外等方丈會齋齋
罷監寺打了單帳趙員外取出銀兩教人買辦物料一面
在寺裡做僧鞋僧衣僧帽袈裟拜具一兩口都已完備長
老選了吉日良時教鳴鐘擊鼓就法堂內會集大眾整整
齊齊五六百僧人盡披袈裟都到法座下合掌作禮分作
兩班趙員外取出銀錠表禮信香向法座前禮拜了表白
宣疏已罷行童引魯達到法座下維那教魯達除了巾幘
把頭髮分做九路縮了捫揲起來淨髮人先把一週遭都
剃了却待剃鬚鬚魯達道留了這些兒還酒家也好眾僧
忍笑不住真長老在法座上道大眾聽偈念道
寸草不留 六根清淨 與汝剃除 免得爭競
長老念罷偈言喝一聲咄盡皆剃去淨髮人只一刀盡皆
剃了首座呈將度牒上法座前請長老賜法名長老拿着
空頭度牒而說偈曰

靈光一點 價值千金 佛法廣大 賜名智深

應真長老
同作梵字
班行已分
明提出一
頭不敢以
字子著之
矣

類答應能
否者不如
只記得二
字親切

長老賜名已罷把度牒轉將下來書記僧填寫了度牒付與魯智深收受長老又賜法衣袈裟教智深穿了監寺引上法座前長老用手與他摩頂受記道一要皈依佛性二要歸奉正法三要歸敬師友此是三歸五戒者一不要殺生二不要偷盜三不要邪淫四不要貪酒五不要妄語智深不曉得禪宗答應能否兩字却便道酒家記得衆僧都笑受記已罷趙員外請衆僧到雲堂裡坐下焚香設齋供獻大小職事僧人各有上賀禮物都寺引魯智深參拜了衆師兄師弟又引去僧堂背後叢林裡選佛場土地當夜

無事次日趙員外要回告辭長老留連不住早齋罷罷罷并

衆僧都送出山門趙員外合掌道長老在上衆師父在此凡事慈悲小弟智深乃是愚鹵直人早晚禮數不到言語冒瀆誤犯清規萬望觀趙某薄面恕免恕免長老道員外

放心老僧自慢慢地教他念經誦呪辨道參禪員外道日後自得報答人叢裡喚智深到松樹下低低分付道賢弟

你從今日難比往常凡事自宜省戒切不可托大倘有不然難以相見保重保重早晚衣服我自使人送來智深道

不索哥哥說酒家都依了當時趙員外相辭長老再別了衆人上轎引了莊客拖了一乘空轎取了盒子下山回家

水滸金書
第五回

香叢林
禪事
忘裡七

去了當下長老自引了衆僧回寺話說魯智深回到叢林
選佛場中禪床上撲倒頭便睡上下肩兩箇禪和子推他
起來說道使不得既要出家如何不學坐禪智深道酒家
自睡于你甚事禪和道善哉智深裸袖道團魚酒家也喫
甚麼善哉禪和子道却是苦也智深便道團魚大腹又肥
甜了好喫那得苦也上下肩禪和子都不來他由他自睡
下次日要去對長老說知智深如此無禮首座勸道長老
說道他後來正果非凡我等皆不及他只是護短你們且
沒奈何休與他一般見識禪和子自去了智深見没人說
神每到晚便放翻身體橫羅十字倒在禪床上睡夜間鼻

如雷嚮要起來淨手人驚小怪只在佛殿後撒尿撒尿遍

地都是侍者稟長老說智深好生無禮全沒些箇出家人
體面叢林中如何安着得此等之人長老喝道胡說且看
檀越之面後來必改自此無人敢說魯智深在五臺山寺
中不覺攪了四五箇月時遇初冬天氣智深久靜思動當
日精明得好智深穿了皂布直裰繫了鴉青絲換了僧鞋
大踏步走出山門來信步行到半山亭子上坐在鷄項懶
瓮上尋思道于鳥麼俺往常好酒好肉每日不離口如今
教酒家做了和尚餓得乾癯了趙員外這幾日又不使人
送些東西來與酒家契口中淡出鳥來這早晚怎地得些

酒來爽也好，正想酒哩，只見遠遠地一箇漢子挑着一付
擔桶，唱上山來，上面蓋着桶蓋，那漢子手裡拿着一箇鏹
子，唱着上來，唱道：

九里山前作戰場，牧童拾得舊刀鎗，
好似虞姬別霸王，
順風吹動烏江水。

本唱賣酒
話甚脫

魯智深觀見那漢子挑擔桶上來，坐在亭子上，看這漢子
也來，亭子上歇下，擔桶智深道：兀那漢子，你那桶裡甚麼
東西？那漢子道：好酒。智深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和尚
你真箇也是作耍。智深道：洒家和你耍甚麼？那漢子道：我
這酒挑上去，只賣與寺內火工道人，直廳轎夫，老郎們做

生活的，喫本寺長老已有法旨，但賣與和尚們喫了，我們
都被長老責罰，追了本錢，趕出屋去。我們見關着本寺的
本錢，見住着本寺的屋宇，如何敢賣與你喫？智深道：真箇
不賣？那漢子道：殺了我，也不賣。智深道：洒家也不殺你，只
要問你買酒喫。那漢子見不是頭挑了擔桶，便走。智深趕
下亭子來，雙手拿住匾擔，只一脚交襠踢着那漢子，雙手
掩着，做一堆蹲在地下，半日起不得。智深把那兩桶酒都
提在亭子上，地下拾起鏹子，開了桶蓋，只顧昏冷酒喫，無
移時，兩桶酒喫了一桶。智深道：漢子，明日來寺裡討錢，那
漢子方纔疼止，又怕寺裡長老得知，壞了衣飯，忍氣吞聲。

那裏敢討錢把酒分做兩半桶挑了拿了鏃子飛也似下

山去了只說魯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日酒却上來下得

亭子松樹根邊又坐了半歇酒越湧上來智深把皂直接

褪膊下來把兩隻袖子纏在腰裡露出脊上花綉來搨

着兩箇膀子上山來但見

頭重脚輕眼紅面赤前合後仰東倒西歪浪浪踉踉上

山來似當風之鶴擺擺搖搖回寺去如出水之蛇指定

天宮叫罵天蓬元帥踏開地府要拿催命判官裸形赤

體醉魔君放火殺人花和尚

魯智深看看來到山門下兩箇門子遠遠地望見拿着竹

篋來到山門下攔住魯智深便喝道你是佛家弟子如何

噇得爛醉了上山來你須不瞎也見庫局裡貼的曉示但

凡和尚破戒喫酒決打四十竹篋趕出寺去如門子縱容

醉的僧人入寺也喫十下你快下山去饒你幾下竹篋魯

智深一者初做和尚二來舊性未改睜起雙眼罵道直娘

賊你兩箇要打酒家俺便和你厮打門子見勢頭不好一

箇飛也似入來報監寺一箇虛拖竹篋攔他智深用手隔

過揸開五指去那門子臉上只一掌打得浪浪踉踉却待

掙側智深再復一拳打倒在山門下只是叫苦智深道酒

家饒你這厮浪浪踉踉擷入寺裡來監寺聽得門子報說

寫世法像
用家所無

此兩行可
作醉賊

叫起老郎火工直廳轎夫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從西廊下搶出來却好迎着智深智深望見大吼子一聲却似嘴邊起箇霹靂大踏步搶入來衆人初時不知他是軍官出身次後見他行得兇了慌忙都退入藏殿裡去便把亮榻關上智深搶入塔來一拳一脚打開亮榻三二十人都趕得沒路奪條棒從藏殿裡打將出來監寺慌忙報知長老長老聽得急引了三五箇侍者直來廊下喝道智深不得無禮智深雖然酒醉却認得是長老撇了棒向前來打箇問訊指着廊下對長老道智深喫了兩碗酒又不曾撥撥他們他衆人又引人來打洒家長老道你看我面快夫

本三持

睡了明日却說魯智深道俺不看長老面洒家直打死你

不

那幾箇秃驢長老叫侍者扶智深到禪床上撲地便倒了

勦勦地睡了衆多職事僧人圍定長老告訴道向日徒弟們曾諫長老來今日如何本寺那裏容得這等野貓亂了

清規長老道雖是如今眼下有些囉哩後來却成得正果無奈何且看趙員外檀越之面容恕他這一番我自明日

叫去埋冤他便了衆僧冷笑道好箇沒分曉的長老各自散去歇息次日早齋罷長老使侍者到僧堂裡坐禪處喚

智深時尚兀自未起待他起來穿了直裰赤着脚一道烟

走出僧堂來侍者喫了一驚趕出外來尋時却走在佛殿

禪堂

八十一回

第四回

十三

不受上罰
反加厚賞
音越妙絕

世間諸事
無一不戒酒
功過俱
論矣

後撒屎侍者忍笑不住等他淨了手說道長老請你說話
智深跟着侍者到方丈長老道智深雖是箇武夫出身今
來趙員外檀越剃度了你是箇重宜前義我與你摩頂受記教你一不可
殺生二不可偷盜三不可邪淫四不可貪酒五不可妄語
此五戒乃僧家常理出家人第一不可貪酒又提此一何你如何夜來
喫得大醉打了門子傷壞了藏殿上朱紅欄子又把火工
道人都打走了口出喊聲如何這般所為智深跪下道今
番不敢了長老道既然出家如何先破了酒戒又亂了清
規我不看你施主趙員外面定趕你出寺再後休犯智深
起來合掌道不敢不敢長老留在方丈裏安排早飯與他
喫又用好言語勸他取一領細布直裰一雙僧鞋與了智
深教回僧堂去了昔有一名賢走筆作一篇口號單說那
酒端的做得好道是

從來過惡皆歸酒
地水火風合成人
酒在瓶中寂不波
誰說孩提卽醉翁
如何三杯放手傾
幾人涓滴不能嘗
亦有醒眼是狂徒

我有一言為世剖
麪麩米水和醇酎
人未酣時若無口
未聞食糯顛如狗
遂令四大不自有
幾人一飲三百斗
亦有醜醜神不謬

酒中賢聖得人傳

人負邦家因酒覆

解嘲破惑有常言

酒不醉人人醉酒

腐論一番更妙

英雄神客
決會賞懸
山水不似
俗人

但○凡○飲○酒○不○可○盡○歡○常○言○酒○能○成○事○酒○能○敗○事○便○是○小○膽○
 的○喫○了○也○胡○亂○做○了○大○膽○何○况○性○高○的○人○再○說○這○魯○智○深○
 自○從○喫○酒○醉○鬧○了○這○一○場○一○連○三○四○箇○月○不○敢○出○寺○門○去○
 忽○一○日○天○氣○暴○煖○是○二○月○間○天○氣○離○了○僧○房○信○步○踱○出○山○
 門○外○立○地○看○着○五○臺○山○嚶○采○一○回○猛○聽○得○山○下○叮○叮○噹○噹○
 的○響○聲○順○風○吹○上○山○來○智○深○再○回○僧○堂○裡○取○了○些○銀○兩○揣○
 在○懷○裡○一○步○步○走○下○山○來○出○得○那○五○臺○福○地○的○牌○樓○來○看○
 特○原○來○却○是○一○箇○市○井○約○有○五○七○百○人○家○智○深○看○那○市○鎮○
 上○時○也○有○賣○肉○的○也○有○賣○菜○的○也○有○酒○店○藥○店○智○深○思○
 道○于○呆○麼○俺○早○知○有○這○箇○去○處○不○奪○他○那○桶○酒○喫○也○自○下○
 來○賣○些○喫○這○幾○日○熬○得○清○水○流○且○過○去○看○有○甚○東○西○買○些○
 喫○聽○得○那○響○處○却○是○打○鐵○的○在○那○裏○打○鐵○間○壁○一○家○門○上○
 寫○着○父○子○客○店○智○深○走○到○鐵○匠○舖○門○前○看○時○見○三○箇○人○打○
 鐵○智○深○便○道○兀○那○待○詔○有○好○鋼○鐵○麼○那○打○鐵○的○看○見○魯○智○
 深○腮○邊○新○剃○暴○長○短○鬚○戛○戛○地○好○漆○瀨○人○先○有○五○分○怕○他○
 那○待○詔○住○了○手○道○師○父○請○坐○要○打○甚○麼○生○活○智○深○道○酒○家○
 要○打○條○禪○杖○一○口○戒○刀○不○知○有○上○等○好○鐵○麼○待○詔○道○小○人○
 這○裏○正○有○些○好○鐵○不○知○師○父○要○打○多○少○重○的○禪○杖○戒○刀○但○

從打鐵
眼裏寫出
剃鬚髮的
皆達真形
也是何等
筆

舊原雅量
語一毫也
取不得

戒刀找得

憑分付智深道酒家只要打一條一百斤重的待詔笑道
重了師父小人打怕不打了只恐師父如何使得動便是
關王刀也只有八十一斤重智深焦燥道俺便不及關王
○真○聖○賢○佛○祖○語
他也只是箇人待詔道小人據常說只可打條四五十斤
的也十分重了智深道便依你說比關王刀也打八十一
斤的待詔道師父肥了不好看又不中使依着小人好生
打一條六十二斤的水磨禪杖與師父使不動時休怪小
人戒刀已絕○用分付小人自用十分好鐵打造在此
智深道兩件家○要幾兩銀子待詔道不討價實要五兩
銀子智深道俺便依你五兩銀子你若打得好時再有賞

你那待詔接了銀兩道小人便打在此智深道俺有些碎
銀子在這裏和你買碗酒喫待詔道師父穩便小人趕趁
些生活不及相陪智深離了鐵匠人家行不到三二十步
見一箇酒望子挑出在房簷上智深掀起簾子入到裡面
坐下敲着桌子叫道將酒來賣酒的主人家說道師父少
罪小人住的房屋也是寺裡的本錢也是寺裡的長老已
有法旨但是小人們賣酒與寺裡僧人喫了便要追了小
人們本錢又趕出屋因此只得休怪智深道胡亂賣些與
酒家喫俺須不說是你家便了店主人道胡亂不得師父
別處去喫休怪休怪智深只得起身便道酒家別處喫得

却來和你說話出得店門行了幾步又望見一家酒旗兒直挑出在門前智深一直走進去坐下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賣與俺喫店主人道師父你好不曉事長老已有法言你須也知却來壞我們衣飯智深不肯動身三回五次那裏肯賣智深情知不肯起身又走連走了三五家都不肯賣智深尋思一計若不生箇道理如何能勾酒喫遠遠地杏花深處市稍盡頭一家挑出箇草帚兒來智深走到那裏看時却是箇傍村小酒店但見

傍村酒肆已多年

斜插桑麻古道邊

白飯燈籠買客坐

須籬笆用棘荆編

破瓮榨成黃米酒

柴門挑出布青帘

更有一般堪笑處

牛屎泥墻畫酒仙

智深走入店裡來靠窗坐下便叫道主人家過往僧人買碗酒喫莊家看了一看道和尚你那裏來智深道俺是行脚僧人遊方到此經過要買碗酒喫莊家道和尚若是五臺山寺裡的師父我却不敢賣與你喫智深道酒家不是你快將酒賣來莊家看見魯智深這般模樣聲音各別便道你要打多少酒智深道休問多少大碗只顧篩來約莫也喫了十來碗智深問道有甚肉把一盤來喫莊家道早來有些牛肉都賣沒了智深猛聞得一陣肉香走出空地

上看時只見墻邊沙鍋裡煮着一隻狗在那裏智深道你
家見有狗肉如何不賣與俺喫莊家道我怕你是出家人
不喫狗肉因此不來問你智深道酒家的銀子有在這裏
便將銀子遞與莊家道你且賣半隻與俺那莊家連忙取
半隻熟狗肉搗些蒜泥將來放在智深面前智深大喜用
手扯那狗肉蘸着蒜泥喫一連又喫了十來碗酒喫得口
滑只顧要喫那裏肯住莊家到都呆了叫道和尚只恁地
罷智深睜起眼道酒家又不白喫你的管俺怎地莊家道
再要多少智深道再打一桶來莊家只得又昏一桶來智
深無移時又喫了這桶酒剩下一脚狗腿把來揣在懷裏
臨出門又道多的銀子明日又來喫嚇得莊家目瞪口呆
罔知所措看見他早望五臺山上去了智深走到半山亭
子上坐了一回酒却湧上來跳起身口裏道俺好些時不
曾拽拳使脚覺道身體都困倦了酒家且使幾路看下得
亭子把兩隻袖子搭在手裡上下左右使了一回使得力
發只一膀子擗在亭子柱上只聽得刮刺刺一聲響亮把
亭子柱打折了坍了亭子半邊門子聽得半山裏響高處
看時只見魯智深一步一顛搶上山來兩箇門子叫道苦
也這畜生今番又醉得不小可便把山門關上把拴拴了
只在門縫裡張時見智深搶到山門下見關了門把拳頭

從兩箇金剛身上生出一段打與來奇絕奇絕

有箇金剛不動的便有箇倒得金剛的并開力也

三兵眼師

大濟全書

柵鼓也似敲門，兩箇門子那裏敢開。智深敲了一回，扭過身來，看了左邊的金剛，喝一聲道：「你這箇鳥大漢，不替俺敲門，却拿着拳頭嚇酒家，俺須不怕你跳上臺基，把柵刺子只一拔，却似斃葱般拔開了。」拿起一根折木頭，去那金剛腿上便打，簌簌的泥和顏色都脫下來。門子張見道：「苦也，只得報知長老、智深等。」一會調轉身來，看着右邊金剛，喝一聲道：「你這厮張開大口，也來笑酒家。」便跳過右邊臺基上，把那金剛脚上打了兩下，只聽得一聲震天價響。那尊金剛從臺基上倒撞下來，智深提着折木頭大笑兩箇門子去報長老。長老道：「休要惹他，你們自去。」只見這首座監寺、都寺并一應職事僧人都到方丈，稟說這野猫今日醉得不好，把半山亭子、山門下金剛都打壞了。如何是好？長老道：「自古天子尚且避醉漢，何況老僧乎？若是打壞了金剛，請他的施主趙員外自來塑新的，倒了亭子，也要他修蓋。這箇且由他。」眾僧道：「金剛乃是山門之主，如何把來換過？」長老道：「休說壞了金剛，便是打壞了殿上三世佛，也沒奈何，只可迴避他。」你們見前日的行兇麼？眾僧出得方丈，都道：「好箇箇圓竹的長老。」門子你且休開門，只在裡面聽智深在外面大叫道：「直娘的禿驢們，不放酒家入寺。」時山門外討把火來燒了這箇鳥寺。眾僧聽得叫，只得叫

節節寫
寫妙

門子拽了大栓，由那畜生入來，若不開時，真箇做出來。門子只得捻脚捻手，把拴拽下飛也似閃入房裡躲了。衆僧也各自迴避，只說那魯智深雙手把山門盡力一推，撲地擲將入來，喫了一交，扒將起來，把頭摸一摸，直進僧堂來。到得選佛場中，禪和子正打坐間，看見智深揭起簾子，鑽將入來，都喫一驚，盡低了頭。智深到得禪床邊，喉嚨裡咯咯地響，看着地下便吐。衆僧都聞不得那臭箇箇道：善哉！齊掩了口鼻。智深吐了一回，扒上禪床，解下絲把直裰帶子，都必必剝剝扯斷了，脫下那脚狗腿來。智深道：好好正肚飢哩，扯來便喫。衆僧看見，便把袖子遮了臉，上下肩兩箇禪和子遠遠地躲開。智深見他躲開，便扯一塊狗肉看

這這禪床
的打是打
計還有不
着打的

着上首的道：你也到口上首的那和尚，把兩着袖子死掩了臉。智深道：你不喫把肉望下首的禪和子嘴邊塞將去。那和尚躲不迭，却待下禪床。智深把他辮耳朵揪住，將肉便塞對床四五箇禪和子跳過來勸時，智深撇了狗肉，提起拳頭去那光腦袋上，剝剝剝剝只顧鑿滿堂僧衆大罵起來，都去櫃中取了衣鉢要走。此亂喚做捲堂大散，首座插標題一。句。緊接實事。那裏禁約得住，智深一味地打將出來，大半禪客都躲出廊下來，監寺都寺不與長老說知，叫起一班職事僧人，點起老郎火工道人，直廳轎夫約有一二百人都執杖叉棍

棒盡使手巾盤頭一齊打入僧堂來智深見下大吼一聲
別無器械搶入僧堂裡佛面前推翻供卓絕兩條卓脚從
堂裡打將出來但見

心頭火起口角雷鳴奮八九尺猛獸身驅吐三千丈凌
雲志氣按不住殺人怪胆圓睜起捲海雙睛直截橫衝
似中箭投崖虎豹前奔後湧如着鎗跳澗豺狼直饒揭
帝也難當便是金剛須拱手

當詩魯智深輪兩條卓脚打將出來衆多僧行見他來得
兇下都拖了棒退到廊下智深兩條卓脚着地捲將來衆
僧早兩下合攏來智深大怒指東打西指南打北只饒了
兩頭的當時智深直打到法堂下只見長老喝道智深不
得無禮衆僧也休動手兩邊衆人被打傷了十數箇見長
老來各自心去智深見衆人退散撇了卓脚叫道長老與
酒家做主此時酒已七八分醒了長老道智深你連累殺
老僧前番辭了一次攪擾了一場我教你兄趙員外得知
他寫書來與衆僧陪話今番你又如此大醉無禮亂了清
規打坍了亭子又打壞了金剛這箇且由他你攪得衆僧
捲堂而走這箇罪業非小我這裏五臺山文殊菩薩道場
千百年清淨香火去處如何容得你這等穢汚你且隨我
來方丈裡過幾日我安排你一箇去處智深隨長老到方

丈夫長老一面叫職事僧人留住衆禪客再回僧堂自去坐禪打傷了的和尚自去將息長老領智深到方丈歇了一夜次日真長老與首座商議收拾了些銀兩賞發他教他別處去可先說與趙員外知道長老隨即修書一封使兩箇直廳道人逕到趙員外莊上說知就裡立等回報趙員外看了來書好生不然回書來拜覆長老說道壞了的金剛亭子趙某隨即備價來修智深任從長老發遣長老得了回書便叫侍者取領皂布直裰一雙僧鞋十兩白銀房中喚過智深長老道智深你前番一次大醉鬧了僧堂便是誤犯今次又大醉打壞了金剛埧了亭子捲堂鬧了選佛場你這罪業非輕又把衆禪客打傷了我這裏出家是箇清淨去處你這等做甚是不好看你趙檀越面皮與你這封書投一箇去處安身我這裏決然安你不得了。我夜來看了贈汝四句偈言終身受用智深道師父教弟子那裏去安身立命願聽俺師四句偈言真長老指着智深說出這幾句言語去這箇去處有分教這人笑揮禪杖戰天下英雄好漢怒掣戒刀砍世上逆子讒臣直教名馳塞北三千里果證江南第一州畢竟真長老與智深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 趙員外剃度魯達非僅教以避難也。只因其剛心

猛氣姑勸他做和尚庶幾可以摧抑之

又評

智深好睡好飲酒好喫肉好打人皆是禪機此惟
真長老知之衆和尚何可與深言

忠義水滸全書

第五回

小霸王醉入銷金帳

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話說當日智真長老道智深你此間決不可住了我有一箇師弟見在東京大相國寺住持喚做智清禪師我與你這封書去投他那裏討箇職事僧做我夜來看了贈汝四句偈言你可終身受用記取今日之言智深跪下道酒家願聽偈言長老道

遇林而起

遇山而富

遇水而興

遇江而止

魯智深聽了四句偈言拜了長老九拜背了包裹腰包肚



包藏了書信辭了長老并眾僧人離了五臺山逕到鐵匠
間壁客店裡歇了等候打了禪杖戒刀完備就行寺內眾
僧得魯智深去了無一箇不歡喜長老教火工道人自來
收拾打壞了的金剛亭子過不得數日趙員外自將若干
錢物來五臺山再塑起金剛重修起半山亭子不在話下
有詩為證

禪林辭去入禪林

知己相逢義斷金

且把威風驚賊膽

謾將妙理悅禪心

綽名久喚花和尚

道號親名魯智深

俗願了時終證果

眼前爭奈沒知音

再說這魯智深就客店裡住了幾日等得兩件家生都已
完備做了刀鞘把戒刀插放鞘內禪杖却把漆來裹了將
些碎銀子賞了鐵匠背了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禪杖作別
了客店主人并鐵匠行程上路過往人看了果然是箇莽
和尚但見

皂直裰背穿雙袖青圓絛斜繪雙頭鞘內戒刀藏春冰
三尺肩頭禪杖橫鐵蟒一條鷺鷥腿繫繫脚絛蜘蛛肚
牢拴衣鉢嘴縫邊攢千條斷頭鐵線胸脯上露一帶蓋
膽寒毛生成食肉食魚臉不是看經念佛人

且說魯智深自離了五臺山文殊院取路投東京來行了

會看山水
恐難不投
寺院非為
酒肉睡眠

半月之上於路不投寺院去歇只是客店內打火安身白
日間酒肆裏買喫一日正行之間貪看山明水秀不覺天
色已晚但見

山影深沉槐陰漸沒綠楊郊外時聞鳥雀歸林紅杏村
中每見牛羊入圈落日帶煙生暮霧斷霞映水散紅光
溪邊釣叟移舟去野外村童跨犢歸

魯智深因見山水秀麗貪行了半日趕不上宿頭路中又
没人作伴那里投宿是好又趕了三二十里田地過了一
條板橋遠遠地望見一簇紅霞樹木叢中閃着一所莊院

莊後重重疊疊都是亂山魯智深道只得投莊上去借宿
逡逡到莊前看時見數十箇莊家忙急急搬東搬西魯

智深到莊前倚了禪杖與莊客打箇問訊莊客道和尚日
晚來我莊上做甚的智深道小僧趕不上宿頭欲借貴莊
投宿一宵明早便行莊客道我莊上今夜有事歇不得智
深道胡亂借洒家歇一夜明日便行莊客道和尚快走休
在這里討死智深道也是怪哉歇一夜打甚麼不緊怎地
便是討死莊家道去便去不去時便捉來縛在這裏魯智
深大怒道你這廝村人好沒道理俺又不曾說甚的便要
綁縛洒家莊家們也有罵的也有勸的魯智深提起禪杖
却待要發作只見莊裏走出一箇老人來魯智深看那老

人時似年近六旬之上，拄一條過頭拄杖，走將出來，喝問

莊客：你們鬧甚麼？莊客道：可奈這箇和尚，要打我。每智深

便道：小僧是五臺山來的和尚，要上東京去幹事。今晚趕

不上宿頭，借貴莊投宿一宵。莊家那厮無禮，要綁縛酒家

那老人道：既是五臺山來的僧人，隨我進來。智深跟那老

人，直到正堂上，分賓主坐下。那老人道：師父休要怪。莊家

們不省得，師父是活佛去處來的。他作尋常一例相看。老

漢從來敬信佛天三寶，雖是我莊上今夜有事，權且留師

父歇一宵，去了。智深將禪杖倚了，起身打箇問訊，謝道：感

承施主。小僧不敢動問貴莊高姓。老人道：老漢姓劉。此間

喚做桃花村，鄉人都叫老漢做桃花莊劉太公。敢問師父

俗姓，喚做甚麼諱字？智深道：俺的師父是智真長老，與俺

取了箇諱字，因洒家姓魯，喚做魯智深。太公道：師父請喫

些晚飯，不知肯喫葷腥也不？魯智深道：酒家不忌葷酒，遮

莫甚麼。渾清白酒都不揀選。牛肉狗肉，但有便喫。太公道

既然師父不忌葷酒，先叫莊客取酒肉來。沒多時，莊客掇

張卓子，放下一盤牛肉，三四樣菜蔬，一雙筯放在魯智深

面前。智深解下腰包肚包，坐定。那莊客旋了一壺酒，拏一

隻盞子，篩下酒與智深喫。這魯智深也不謙讓，也不推辭，

無一時，一壺酒，一盤肉，都喫了。太公對席看見，呆了半晌。

噴酒須不說五臺山投宿須說五臺山却是為何世人巨者

有此敬信始不疑其

魯字妙與素反看只是不肯如此不忌才是任運戒可不立又未許貪饒入藉口

噴得可畏可敬

受了酒肉
該官閑事

敬重佛天
齋僧布施
此時纔有
響應

莊客搬飯來又喫了擡過卓子太公分付道胡亂教師父
在外面耳房中歇一宵夜間如若外面熱鬧不可出來窺
望智深道敢問貴莊今夜有甚事太公道非是你出家人
開官的事智深道太公緣何模樣不甚喜歡莫不怪小僧
來攪擾你麼明日洒家弄還你房錢便了太公道師父聽
說我家時常齋僧布施那爭師父一箇只是我家今夜小
女招夫以此煩惱魯智深呵呵大笑道男大須婚女大必
嫁這是人倫大事五常之禮何故煩惱太公道師父不知
這頭親事不是情願與的智深大笑道太公你也是箇痴
漢既然不兩相情願如何招贅做箇女婿太公道老漢止

有這箇小女今年方得二十九歲被此間有座山喚做桃
花山近來山上有兩箇大王扎了寨柵聚集着五七百人
打家劫舍此間青州官軍捕盜禁他不得因來老漢莊上
討進奉見了老漢女兒撇下二十兩金子一疋紅錦為定
禮選着今夜好日晚間來入贅老漢莊上又和他爭執不
得只得與他因此煩惱非是爭師父一箇人智深聽了道
原來如此小僧有箇道理教他回心轉意不要娶你女兒
如何太公道他是箇殺人不取眼魔君你如何能勾得他
回心轉意智深道洒家在五臺山真長老處學得說因緣
便是鐵石人也勸得他轉今晚可教你女兒別處藏了俺

就你女兒房內說，因緣勸他，便回心轉意。太公道：「好！却甚好！只是不要將虎鬚智深道：『酒家的不是性命，你只依着俺行。』」太公道：「却是好也。我家有福，得遇這箇活佛下降。莊客聽得，都喫一驚。太公問智深：『再要飯喫麼？』智深道：『飯便不要喫，有酒再將些來喫。』」太公道：「有。隨卽叫莊客取一隻熟鷺，大碗斟將酒來，叫智深盡意喫了。三二十碗，那隻熟鷺也喫了。叫莊客將了包裹，先安放房裏，提了禪杖，帶了戒刀，問道：『太公，你的女兒躲過了不曾？』太公道：『老漢已把女兒寄送在鄰舍莊裏去了。』智深道：『引酒家新婦房內去。』太公引至房邊，指道：『這裏面便是智深道：『你們自去躲。』』

了。太公與衆莊客自出外面，安排筵席。智深把房中桌椅等物都撥過了，將戒刀放在床頭，禪杖把來倚在床邊，把銷金帳子下了，脫得赤條條地，跳上床去坐了。太公見天色看看黑了，叫莊客前後點起燈燭，熒煌就打麥場上放下一條桌子，上面擺着香花燈燭，一面叫莊客大盤盛着肉，大壺溫着酒。約莫初更時分，只聽得山邊鑼鳴鼓響。這劉太公懷着鬼胎，莊家們都捏着兩把汗，盡出莊門外看時，只見遠遠地四五十火把，照耀如同白日，一簇人馬飛遶莊上來，但見

霧鎖青山影裏，滾出一夥沒頭神，煙迷綠樹林邊擺着。

幾行爭食鬼，人人兒惡箇箇猙獰。頭巾都戴茜根紅，衲
襖盡披楓葉赤，纓鎗對對圍遮。定喫人心肝的小魔王，
梢棒雙雙簇捧着，不養爹娘的真太歲。夜間羅刹去迎，
親山上大蟲來下馬。

劉太公看見便叫莊客大開莊門，前來迎接。只見前遮後
擁，明晃晃的都是器械旗鎗，盡把紅綠絹帛縛着，小嘍囉
頭巾邊亂插着野花，前面擺着四五對紅紗燈籠，照着馬
上那箇大王，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撮尖乾紅凹面巾，鬚傍邊插一枝羅帛像生花。上
穿一領團虎體挽絨金繡緜羅袍，腰繫一條稱狼身鎗。

金包肚紅搭膊，看一雙對掩雲跟牛皮靴，騎一匹高頭

卷毛大白馬

那大王來到莊前，下了馬，只見衆小嘍囉齊聲賀道：「帽兒
光光，今夜做箇新郎，衣衫窄窄，今夜做箇嬌客。」劉太公慌
忙親捧臺盞，斟下一杯好酒，跪在地下。衆莊客都跪着，那
大王把手來扶道：「你是我的丈人，如何倒跪我？」太公道：「休
說這話。老漢只是大王治下管的人戶，那大王已有七八
分醉了，呵呵大笑道：「我與你家做箇女婿，也不虧負了你的
女兒，兒匹配我也好。」劉太公把了下馬杯，來到打麥場
上，見了香花燈燭，便道：「泰山何須如此迎接？那裏又飲了

倣人素節
戶處

三杯來到廳上喚小嘍囉教把馬去繫在綠楊樹上小嘍囉把鼓樂就廳前擺將起來大王上廳坐下叫道丈人我的夫人在那裏太公道便是怕羞不敢出來大王笑道且將酒來我與丈人回敬那大王把了一杯便道我且和夫人厮見了却來喫酒未遲那劉太公一心只要那和尚勸他便道老漢自引大王去拏了燭臺引着大王轉入屏風背後直到新人房前太公指與道此間便是請大王自入去太公拏了燭臺一直去了未知凶吉如何先辦一條走路那大王推開房門見裏面黑洞洞地大王道你看我那丈人是箇做家的人房裏也不點碗燈由我那夫人黑地裏坐地明日叫小嘍囉山寨裏扛一桶好油來與他點魯智深坐在帳子裏都聽得忍任笑不做一聲那大王摸進房中叫道娘子你如何不出來接我你休要怕羞我明日要你做壓寨夫人一頭叫娘子一面摸來摸去一摸摸着銷金帳子便揭起來探一隻手入去摸時摸着魯智深的肚皮被魯智深就勢劈頭巾帶角兒揪住一按按將下牀來那大王却待挣扎魯智深把右手捏起拳頭罵一聲直娘賊連耳根帶賴子只一拳那大王叫一聲做甚麼便打老公魯智深喝道教你認的老婆拖倒在牀邊拳頭脚尖一齊上打得大王叫救人劉太公驚得呆了只道這早晚

言在小册
之下不料
魯智深

看景亦係
係個翻更
好笑

正說因緣勸那大王却聽的裏面叫救人太公慌忙把着
燈燭引了小嘍囉一齊搶將入來衆人燈下打一看時只
見一箇胖大和尚赤條條不着一絲騎翻大王在牀面前
打爲頭的小嘍囉叫道你衆人都來救大王衆小嘍囉一
齊拖鎗拽棒打將入來救時魯智深見了撇下大王牀邊
綽了禪杖着地打將出來小嘍囉見來得兇猛發聲喊都
走了劉太公只管叫苦打鬧裏那大王扒出房門逃到門
前摸着空馬樹上折枝柳條托地跳在馬背上把柳條便
打那馬却跑不去大王道苦也畜生也來欺負我再看時
原來心慌不曾解得韁繩連忙扯斷了騎着擁馬飛走出

得莊門大罵劉太公老驢休慌不怕你飛了把馬打上兩

得莊門大罵劉太公老驢休慌不怕你飛了把馬打上兩
柳條撥喇喇地馱了大王上山去劉太公扯住魯智深道
和尚你苦了老漢一家兒了魯智深說道你怪無禮且取
衣服和直裰來酒家穿了說話莊家去房裏取來智深穿
了太公道我當初只指望你說因緣勸他回心轉意誰想
你便下拳打他這一頓定是去報山寨裏大隊強人來殺
我家智深道太公休慌俺說與你酒家不是別人俺是延
安府老種經畧相公帳前提轄官爲因打死了人出家做
和尚休道這兩箇鳥人便是一二千軍馬來酒家也不怕
他你們衆人不信時提俺禪杖看莊客們那裏提得動智

深接過來手裏一似撚燈草一般使起來太公道師父休
要走了去却要救護我們一家兒使得智深道甚麼閑話
俺死也不走太公道且將些酒來師父喫休得要抵死醉
了魯智深道酒家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十分酒便有十
分的氣力太公道恁地時最好我這裏有的是酒肉只顧
教師父喫且說這桃花山大頭領坐在寨裏正欲差人下
山來探聽做女婿的二頭領如何只見數箇小嘍囉氣急
敗壞走到山寨裏叫道苦也苦也大頭領連忙問道有甚
麼事慌做一團小嘍囉道二哥哥喫打壞了大頭領大驚
正問備細只見報道二哥哥來了大頭領看時只見二頭
領紅巾也沒了身上綠袍扯得粉碎下得馬倒在廳前
裏說道哥哥救我一救大頭領問道怎麼來二頭領道兄
弟下得山到他莊上入進房裏去耐耐那老驢把女兒藏
過了却教一箇胖和尚躲在他女兒牀上我却不得防揭
起帳子摸一摸喫那厮揪住一頓拳頭脚尖打得一身傷
損那厮見衆人入來救應放了手提起禪杖打將出去因
此我得脫了身拾得性命哥哥與我做主報讐大頭領道
原來恁地你去房中將息我與你去拏那賊秃來喝叫左
右快備我的馬來衆小嘍囉都去大頭領上了馬綽鎗在
手盡數引了小嘍囉一齊納喊下山去了再說魯智深正

喫酒哩莊客報道山上大頭領盡數都來了智深道你等
 休慌洒家但打翻的你們只顧縛了解去官司請賞取俺
 的戒刀來魯智深把直裰脫了拽扎起下面衣服跨了戒
 刀大踏步提了禪杖出到打麥場上只見大頭領在火把
 叢中一騎馬搶到莊前馬上挺着長鎗高聲喝道那禿驢
 在那裏早早出來決箇勝負智深大怒罵道俺噴打脊溪
 才叫你認得洒家輪起禪杖着地捲將來那大頭領逼住
 鎗大叫道和尚且休要動手你的聲音好厮熟你且通箇
 姓名魯智深道洒家不是別人老种經畧相公帳前提轄
 魯達的便是如今出了家做和尚喚做魯智深那大頭領

呵呵大笑滾鞍下馬撇了鎗撲翻身便拜道哥哥別來無
 恙可知二哥哥着了你的手○却○又○細○說○魯智深只道賺他托地跳退數步
 把禪杖收住定睛看時火把下認得不是別人却是江湖
 上使鎗棒賣藥的教頭打虎將李忠原來強人下拜不說
 此二字爲軍中不利只喚做剪拂此乃吉利的字樣李忠
 當下剪拂了起來扶住魯智深道哥哥緣何做了和尚智
 深道且和你到裏面說話劉太公見了又只叫苦這和尚
 原來也是一路魯智深到裏面再把直裰穿了和李忠都
 到廳上敘舊魯智深坐在正面喚劉太公出來那老兒不
 敢向前智深道太公休怕他他是俺的兄弟那老兒見說

是兄弟心裏越慌。又不敢不出來。李忠坐了第二位。太公坐了第三位。曾智深道：你二位在此，俺自從渭州三拳打死鎮關西，逃走到代州鴈門縣，因見了酒家賣發他的金老那老兒，不曾回東京去，却隨箇相識也在鴈門縣住。他那箇女兒就與了本處一箇財主趙員外，和俺厮見了好生相敬，不想官司追捉的，酒家要緊那員外陪錢去送俺五臺山智真長老處落髮為僧。酒家因兩番酒後，鬧了僧堂，本師長老與俺一封書，教酒家去東京大相國寺投托智清禪師，討箇職事僧做。因為天晚，到這莊上投宿，不想與兄弟相見，却纔俺打的那漢是誰？你如何又在這裏。

前番事
明一番又
二現史注

李忠道：小弟自從那日與哥哥在渭州酒樓前同史進三人分散，次日聽得說哥哥打死了鄭屠，我去尋史進商議，他又不知投那裏去了。小弟聽得差人緝捕慌忙也走了，却從這山下經過，却纔被哥哥打的那漢先在這裏桃花山扎寨，喚做小霸王周通。那時引人下山來，和小弟厮殺，被我贏了他，留小弟在山上為寨主，讓第一把交椅，教小弟坐了。以此在這裏落草。智深道：既然兄弟在此，劉太公這頭親事再也休題。他止有這箇女兒，要養終身不爭，被你把了去，教他老人家失所。太公見說了大喜，安排酒食出來，管待二位。小嘍囉們每人兩箇饅頭，兩塊肉，一大碗。

說因緣

酒都教喫飽了太公將出原定的金子段正魯智深道李
豕兄弟你與他收了去這○脫○委○得○妙○件事都在你身上李忠道這箇
不妨事且請哥哥去小寨住幾時劉太公也走一遭太公
叫莊客安排轎子擡了魯智深帶了禪杖戒刀行李李忠
也上了馬太公也坐了一乘小轎却早天色大明眾人上
山來智深太公到得寨前下了轎子李忠也下了馬邀請
智深入到寨中向這聚義廳上三人坐定李忠叫請周通
出來周通見了和尚心中怒道哥哥却不與我報警倒請
他來寨裏讓他上面坐李忠道兄弟你認得這和尚麼周
通道我若認得他時却不喫他打了李忠笑道這和尚使

通說因緣

是我日常和你說的三拳打死鎮關西的便是他周通把
頭摸一摸叫聲呵呀撲翻身便剪拂魯智深答禮道休怪
衝撞三箇坐定劉太公立在面前魯智深便道周家兄弟
你來聽俺說劉太公這頭親事你却不知他只有這箇女
兒養老送終承祀香火都在他身上你若娶了教他老人
家失所他心裏怕不情願你依着酒家把來棄了別選一
箇好的原定的金子段正將在這裏你心下如何周通道
並聽大哥言語兄弟再不敢登門智深道大丈夫作事却
休要翻悔周通折箭為誓劉太公拜謝了納還金子段正
自下山回莊去了李忠周通推牛宰馬安排筵席管待了

數日引魯智深山前山後觀看景致果是好座桃花山生
得兇怪四圍嶙峋單單只一條路上去四下裏漫漫都是
亂草智深看了道果然好險隘去處住了幾日魯智深見
李忠周通不是箇慷慨之人作事慳吝只要下山兩箇苦
留那裏肯任只推道俺如今既出了家如何肯落草李忠
周通道哥哥既然不肯落草要去時我等明日下山但得
多少盡送與哥哥作路費次日山寨裏一面殺羊宰猪且
做送路筵席安插整頓却將金銀酒器設放在桌上正待
入席飲酒只見小嘍囉報來說山下有兩輛車十數箇人
來也李忠周通見報了點起衆多小嘍囉只留一兩箇伏

魯智深的

侍魯智深飲酒兩箇好漢道哥哥只顧請自在喫幾杯我
兩箇下山去取得財來就與哥哥送行分付已罷引領衆
人下山去了且說這魯智深尋思道這兩箇人好生慳吝
見放着有許多金銀却不送與俺直等要去打劫得別人
的送與酒家這箇不是把官路當人情只苦別人酒家且
教這厮喫俺一驚便喚這幾箇小嘍囉近前來篩酒喫方
纔喫得兩盞跳起身來兩拳打翻兩箇小嘍囉便解搭膊
做一塊兒細了口裏都塞了些麻核桃便取出包裹打開
沒要緊的都撇了只拿了卓上金銀酒器都踏匾了拴在
包裹胸前度牒袋內藏了真長老的書信跨了戒刀提了

魯智深的

禪杖頂了衣包便出寨來到後山打一望時都是嶮峻之處却尋思洒家從前山去時以定喫那厮們撞見不如就此間亂草處滾將下去先把戒刀和包裹拴了望下丟落去又把禪杖也攏落去却把身望下只一滾骨碌碌直滾到山脚邊並無傷損詩曰

絕險曾無鳥道開

欲行且止自疑猜

光頭包裹從高下

瓜熟紛紛落蒂來

當時魯智深從嶮峻處滾下跳將起來尋了包裹跨了戒刀拿了禪杖拽開脚手取路便走再說李忠周通下到山邊正迎着那數十箇人各有器械李忠周通挺着鎗小嘍

獨有將作
開的智深
觀好便也
實益

囉納着喊搶向前來喝道兀那客人會事的留下買路錢那客人內有一箇便燃着芥刀來鬪李忠一來一往一去一回鬪了十餘合不分勝負周通大怒趕向前來喝一聲衆小嘍囉一齊都上那駭客人抵當不住轉身便走有那走得遲的盡被拗死七八箇劫了車子財物和着凱歌慢慢地上山來到得寨裏打一看時只見兩箇小嘍囉細做一塊在亭柱邊卓子上金銀酒器都不見了周通解了小嘍囉問其備細魯智深那裏去了小嘍囉說道把我兩箇打翻細縛了捲了若干器皿都拿了去周通道這賊禿不是好人倒着了那厮手脚却從那裏去了團團尋踪跡到

後山見一代荒草平平地都滾倒了周通看了道這禿驢

到是箇老賊這般峻峻山岡從這裏滾了下去李忠道我

們趕上去問他討也羞那厮一場周通道罷罷賊去了周通、還、通、畢竟

門那裏去有、王、氣趕便趕得着時也問他取不成倘有些不然起

來我和你有、王、氣又敵他不過後來到難厮見了不如罷手後來

到好相見我們且自把車子上包裹打開將金銀段疋分

作三分我和你各提一分一分賞了衆小嘍囉李忠道是

我不合引他上山折了你許多東西我的這一分都與了

你周通道哥哥我和你同是、公、道、是、小、器生休恁地計較看官牢記

話頭這李忠周通自在桃花山打劫再說魯智深離了桃

花山放開脚步從早晨直上到午後約莫走下五六十里

多路肚裏又饑路上又沒回打火處尋思早起只顧貪走

不曾喫得些東西却投那裏去好東觀西望猛然聽得遠

遠地鈴鐸之聲魯智深聽得道好了不是寺院便是宮觀

風吹得簷前鈴鐸之聲兩家且尋去那裏投奔不是魯智

深投那箇去處有分教到那裏斷送了十餘條性命生靈

一把火燒了有名的靈山古跡直教黃金殿上生紅焰碧

玉堂前起黑煙畢竟魯智深投甚麼寺觀來且聽下回分

解

評 智深一打鎮關西一打小霸王兩拳俱大有妙用

若曰和尚路見不平則幾失智深矣

